

王余光 主编

中国阅读通史

王龙 著
明代卷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王余光 主编

中国阅读通史

明代卷

王龙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阅读通史. 明代卷 / 王余光主编; 王龙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36-8637-6

I. ①中… II. ①王…②王… III. ①阅读—文化史—
中国—明代 IV. ①G25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2460 号

中国阅读通史·明代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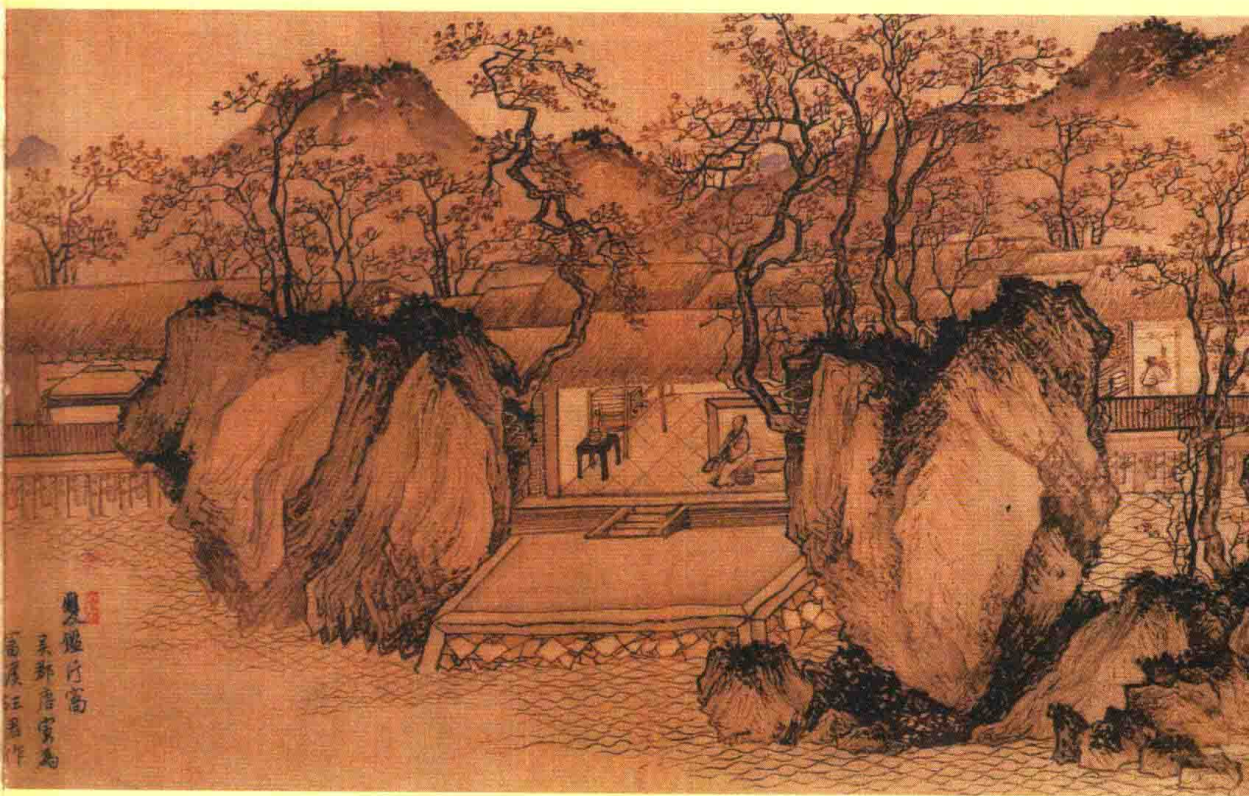
ZHONGGUO YUEDU TONGSHI • MINGDAI JUAN

出版人: 郑可
质量总监: 武常春
策划编辑: 刘洪权
责任编辑: 李福军 姜好 陆晨阳
装帧设计: 袁泉
技术编辑: 陈善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2, 63683013
排 版: 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雙龍行宮

吳郡唐寅為
畫

《中国阅读通史》编委会

主 编 王余光

副主编 徐 雁 刘洪权 熊 静

理论卷	王余光 汪 琴
先秦秦汉卷	先秦编 / 徐林祥 张立兵
	秦汉编 / 张 积
魏晋南北朝卷	何官峰
隋唐五代两宋卷	黄镇伟
辽西夏金元卷	王 龙
明代卷	王 龙
清代卷(上)	何官峰
清代卷(下)	王美英
民国卷	许 欢
图录卷	熊 静 黄镇伟 赵 晓 刘刘青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明代阅读活动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点	13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	13
第二节 阅读活动发展的阶段和地域文化特点	22
第二章 明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阅读活动的影响	50
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50
第二节 书籍之禁毁	52
第三章 学术文化思潮对阅读活动的影响	67
第一节 理学	68
第二节 心学思潮	75
第三节 反理学与思想启蒙思潮	82
第四节 实学思潮	87
第五节 博学思潮	96
第六节 文学思潮与流派	103
第七节 西学思潮	129

第四章 教育与阅读	154
第一节 概况	154
第二节 官学与阅读	156
第三节 私学与阅读	163
第四节 科举与阅读	170
第五章 出版与阅读	181
第一节 概况	181
第二节 文本的变化与阅读	190
第六章 藏书与阅读	221
第一节 概况	221
第二节 官府藏书与阅读	222
第三节 私人藏书与阅读	233
第四节 学校和书院藏书与阅读	261
第七章 宫廷读者群体及其阅读特点	271
第一节 皇帝阅读	271
第二节 太子与宗室藩王读者群	290
第三节 宫廷中的女性与宦官读者	297
第八章 士人读者群体及其阅读特点	308
第一节 概况	308
第二节 对阅读活动的促进	310
第三节 阅读特点	314
第四节 关于阅读内容的一些特点	363
第五节 读书种种	394
第六节 书房掠影	399
第七节 文社与阅读	403

第九章 读书名家及其阅读特点	406
第一节 概况	406
第二节 代表人物	407
第十章 女性读者群体及其阅读特点	435
第一节 概况	435
第二节 女性阅读繁荣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438
第三节 阅读特点	441
第四节 妇女阅读的作用和意义	465
第十一章 大众读者群体及其阅读特点	473
第一节 概况	474
第二节 阅读特点	479
第三节 大众阅读的作用和影响	489
第十二章 少数民族和宗教的阅读	493
第一节 概况	493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阅读	495
第三节 宗教与阅读	509
第十三章 阅读理论与方法	520
第一节 读书观	521
第二节 读书诗选录	533
第三节 推荐书目	539
主要参考书目	543
索 引	559

导 言

明朝结束了蒙古族的统治后,在 276 年的发展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同样,在这个并不短的朝代里,中国阅读史也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

一、明代阅读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意义

明代的阅读活动波澜壮阔而日新月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在中国阅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读者群体扩大,阶层下落

一个时代的社会阅读状况如何,首先取决于读者的数量或读书人群的规模。这里,笔者把明代的读者分为士人、女性、儿童、宫廷和大众等群体。

这里所谓士人读者群体,是指以读书出身进入官僚阶层和从事与读书有关职业的人群。士人是古代社会读书人群体中的最主要人群,其数量的大小反映着一个时代社会读书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他们是一个社会读书活动的引领者。明代是一个汉文化恢复、发

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虽然明初的文化专制政策伤害了不少读书人,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度的完善、学术文化的繁荣以及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整个社会读书热情高涨,从而使无数人走上了读书求仕,或把读书向学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道路。随之,明代的士人读者群体空前壮大,并在整个明代的阅读发展中起着引领风气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里所谓女性读者群体,指除宫廷中的女性外,其他所有具有读书能力和读书行为的女性。女性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行为无论对其个人、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有着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文化意义。一个时代社会女性读者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反映着这个时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水平。随着明代社会对女性读书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和进步,明代的女性阅读无论是读者数量还是阅读的内容质量都有了空前的提高。从宦门闺秀到平民女子,涌现出了无数嗜书好读、工诗能文的杰出读者。相关情况不仅反映在史料中,而且反映在她们的作品中。

儿童阅读是一个社会阅读的根基。儿童阅读的普及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读者的发展潜力。在明朝存续的276年里,正是由于整个社会不断重视和强化儿童阅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读者群体才源源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从而产生了无数杰出的读者。相关情况一是在传记、文集、家乘、小说等各类史料中多有记载,二是在有关明代教育的史料中多有反映。

这里所谓宫廷读者群体,包括皇室成员、分藩到全国各地的宗室以及宫女和宦官等。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之一,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宫廷读者群体。这个群体有着优越的读书条件,他们中出现了无数个嗜书好读、工诗能文的杰出读者。他们作为上层贵族,其读书观念、能力水平及读书中的所得所获,不仅提升着他们个人的文化素质和理政能力,而且影响着整个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

和读书观念的形成。所以,考察这个群体的阅读行为,总结其阅读效果,对了解整个明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知识脉络、行事风格乃至政务得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所谓大众读者群体,是指除上述几类读者之外的从事各种职业的社会读者群体。这个群体虽然被称为大众群体,但在古代社会,时间越往上溯,其数量和规模越小。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时间里,读书是一种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与社会大众无缘。西方国家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大众阅读开始出现,读书这种神圣行为才从少数掌握特权的人手里挣脱出来,走向寻常百姓家。阅读的个人化、自由化和普及化,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更促进了思想的自由和进步,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中国大众阅读的端倪出现在16世纪,到16世纪末,大众阅读已渐成气候。这是中国阅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象,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2. 书籍业兴盛,阅读内容广泛

书籍业,包括书籍的出版和典藏等内容,它是一个社会阅读活动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书籍业的存在乃至发展和兴盛,就谈不上阅读活动的存在、发展和繁荣,纵观整个人类阅读史,莫不如此。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出版印刷业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官府、书院、学校、书坊、个人、寺观等编书刻书蔚然成风、经久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浩博的书籍世界。其编印的书籍形式之美、种类之多,为历史所鲜见,特别是对插图绣像的使用,以至无书不图、无图不精,从而诱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促进着大众阅读的形成,成为中国阅读史上的一大亮点。

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藏书业空前繁荣。官府、书院、学校、个人、寺观等藏书的数量和规模亦空前壮大。其中如宫廷藏书是集宋、元两代藏书之大成。其版本之精、数量之大为历代所少有,连同其所藏

历代书版,不仅为宫廷和其他人员的阅读,而且为官府的书刻印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明代私人藏书行为之普遍,藏书家数量和藏书规模之大亦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有明一代的藏书家有 897 人之多,近似宋、元两代的总和。^① 其中藏书规模超过万卷的藏书家就有 230 余人。^② 藏书者获取书籍的途径除了购买外,还有抄录和赠送。明代的藏书、抄书风气之盛行,反映了整个社会崇文重典风尚之浓厚。当然,书籍业的兴盛也是阅读活动繁荣所致,二者互为促进,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如明代文人学士自编自印文集成为风尚,这给本来就兴盛的书籍业不断增添着新的品种。明代书籍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形式之美,成为社会阅读活动发展和繁荣的物质条件和保障。从传统典籍,到时人作品、通俗读物,乃至自然科技读物,读者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可以任选所好。书坊主则瞄准市场需求,千方百计地推陈出新,并用各种手段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明代的阅读活动波澜壮阔而蔚为大观。

至于阅读的动机,明代似乎更为多元化。虽然整个社会仍然充斥着为功利而阅读的现象,但不图功名,不求利禄,只求学问,或只为愉悦身心的阅读现象,在明代更为凸显,乃至成为潮流。

以小说和剧本为主要内容的消遣性阅读成为整个社会各类读者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那些插图本小说,无论皇帝、普通官员、文人学士,还是商贾巨富、村夫愚妇,莫不一册在手,乐而忘忧,津津乐道,痴迷不倦。作为一种消遣方式,阅读给人们身心带来愉悦感的现象在明代尽数显现。

3. 读书意识强化,阅读理论发达

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复兴,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读书人的尊

①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166页。

②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168—187页。

重及其阅读活动的重视。加之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和科举的推动,明代人口的识字率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后生小子无不读书”^①的现象。“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理念已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准则。程朱理学在明代的兴盛和光大,更加巩固和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读书意识。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文人学士们不仅勤于读书写作,而且通过各种形式阐述读书观念,检讨读书得失,评论读书现象,总结读书体会,抒发读书情感,由此形成了一个丰富的读书理论宝库。程朱理学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不仅被整个明代读书人奉为圭臬,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如薛瑄的《读书录》、陈继儒的《读书镜》《读书十六观》、胡居仁的《居业录》、胡承诺的《读书说》、陆世仪的《思辨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亦是明代读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明代成为中国阅读史上读书理论最为丰富和发达的时期。

二、明代阅读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条件

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原因造就了明代阅读的兴盛和繁荣呢?简而言之,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生活安宁

“靖难之役”后,虽然朱棣朝对一批建文时的文人学士多有迫害,但随之的偃武修文政策很快就使社会恢复了平静,读书向学亦成为整个社会的人心所向。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首要条件。社会稳定、政治宽松,则是人民休养生息,培养读书习惯和传统的基本条件。

^① 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49页。

2. 经济繁荣,城镇化速度加快

经济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稳定发展,一方面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促进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和繁荣,既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成果,又是阅读文化兴盛的表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着明代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书籍的流通和集散;另一方面,城镇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市民文化消费群体。其中对通俗文学的阅读成为这个群体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并不断刺激着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荣。

3. 教育普及,学术文化繁荣

教育是培养读书人的基础。明代教育之普及,乃至无地不设学,无人不从教,使社会识字率明显提高,特别是科举的兴盛更推动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学术文化的繁荣,既营造着整个社会的读书氛围,又引领着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终明一代,理学从确定为官学,到全社会的顶礼膜拜,三部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贯串始终,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乃至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俱在于斯”^①。明中期兴起的复古思潮,“后七子”提出的“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②,曾影响了几代人的读书治学倾向。明末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曾被不少文人学士追捧。而饱受学界诟病的“心学”末流,虽然“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但它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情产生不良影响。如此等等,明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涌动,始终在为社会阅读潮流的形成推波助澜。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经部四书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302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381页。

三、明代阅读的局限性及其影响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否则就不成为历史了。明代的阅读是在明代这样一个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程朱理学在整个明代的盛行,一方面促进了以理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阅读的普及,另一方面限制了整个社会儒学经典阅读的范围和思维,特别是广大学子的阅读范围和思维。这虽然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有意义,但对阅读的自由本质性来讲,则是一种冷遇或伤害。

其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到五六百年后的明代,仍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这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阅读内容具有很强的固定性和惯性,又反映了能够在社会中广泛流通的读物种类仍然少,各类读者的阅读内容仍然单一。在这一点上,与明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谷登堡在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并开始大量印刷《圣经》及其他宗教类读物,在此后的二百年间,整个欧洲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读物,而且创造了一个琳琅满目的书籍世界,并由此带来了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其中,由印刷术带来的阅读普及并由此引发的宗教改革,是后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深厚基础。而中国的明代,活字印刷术既没有成为阅读活动得以普及的“推手”,理学也没有经历深刻的改革,并由此促进社会阅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三,大众阅读在明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但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功利思想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大众阅读的数量和规模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地域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四、关于明代阅读史写作的若干问题

1. 考察和研究明代阅读史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前所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阅读活动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亦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大众阅读的显著进步,开启了近代阅读的先河。小说、评点、插图、绣像的广泛流行,创造了文本变革的历史纪录,并由此催生和培养了社会消遣性阅读的兴趣和习惯。这是大众阅读社会形成的必经之路。明代学术思潮的此起彼伏,反映了学界在阅读观念和阅读方法方面的更替和交锋。所以考察明代的阅读史也是在考察明代的社会观念史和学术文化史。

西方学者认为,在18世纪前后,欧洲发生了“阅读革命”,即阅读经历了从朗读到默读(或从公开到私下,从集体到个人),从精读到泛读的过程。这是由读物数量的增多、内容的世俗化以及阅读的大众化所致的。而明代的社会阅读也呈现了这样的端倪,因此将它称为“阅读革命”的开始也未尝不可。

2. 明代阅读史已成为中国阅读史研究的热点

有关明代阅读史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阅读史研究的热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明代插图本或版画阅读史的研究。如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①、罗伯特·海格尔(Robert E. Hegel)的《中华帝国晚期阅读插图本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②、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③等。

二是关于明代小说阅读的研究。如蔡亚平、程国赋的《明清通俗

① 宋莉华:《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116—125页。

② 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小说读者研究的世纪考察》^①、潘建国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②、李舜华的《女性读者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③、大木康的《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④、蔡亚平的《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⑤等。

三是对明代大众阅读的研究。如马兰安(Anne E. McLaren)的《建构晚明新的阅读大众》(*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⑥、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⑦、包筠雅的《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⑧、虞莉(Yu Li)的《中华帝国晚期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⑨等。

除上述之外,有关明代的藏书史、出版史、书籍史、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文学史、宗教史及其他史学研究中也都涉及了明代阅读

-
- ① 蔡亚平、程国赋:《明清通俗小说读者研究的世纪考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77—88页。
- ② 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载《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118—130页。
- ③ 李舜华:《女性读者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137—146页。
- ④ 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吴悦摘译,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199—211页。
- ⑤ 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 ⑥ Anne E. McLaren,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Cynthia Brokaw and Chow Kai-wing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52—183.
- ⑦ 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载《史林》,2008年第4期,1—19页。
- ⑧ 包筠雅:《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见《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99—221页。
- ⑨ Yu Li.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3.